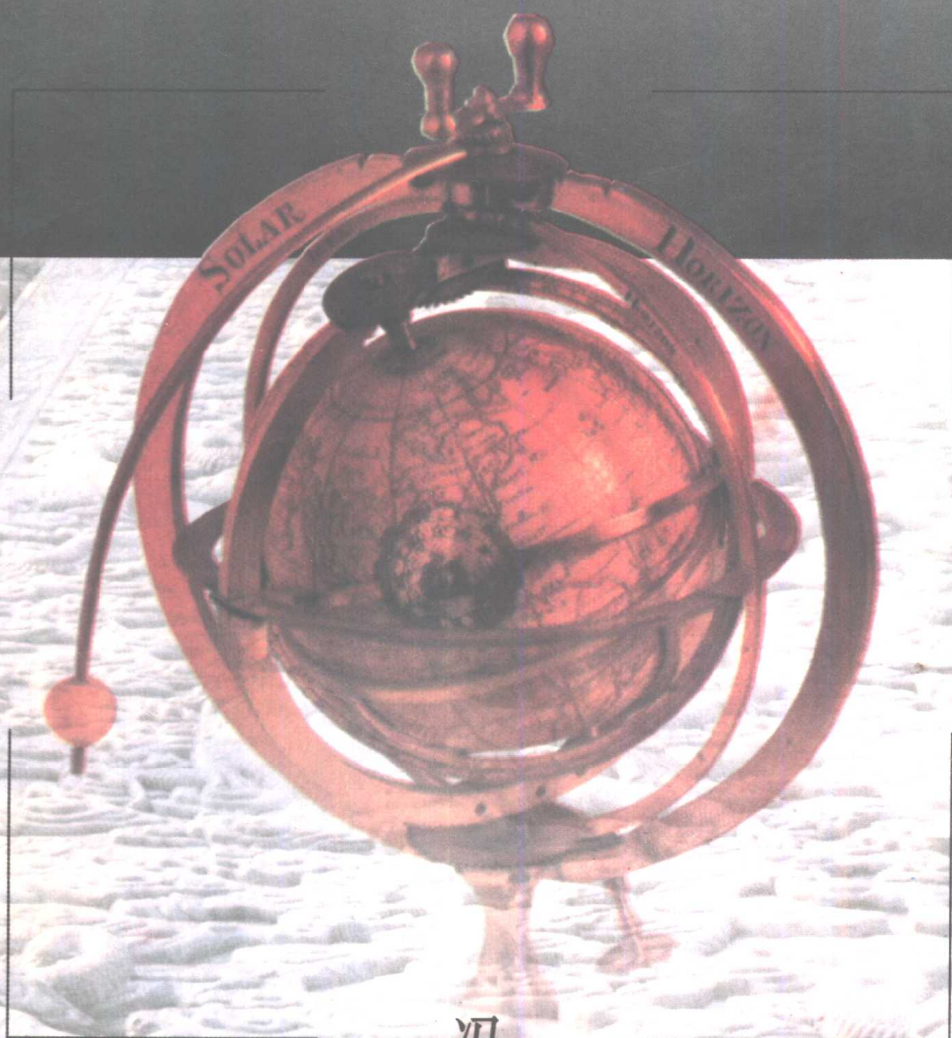


20 世纪，是
世纪，古人幻
海、乃至顺风
千里，都在这
自如的活生
取得巨大进
日益加剧：以
类，正以空
住的星球的
留给子孙后
类在利益这
令金钱与权
性萎缩与畸
对于人类的
“价值中立”
工具理性，却
审美情趣、
于是，时代
化与科技文
强势文化，
遇的前行势
人文文化则
其需要用力
礼乐所由起，
在两个千年
型的中国人，
家有此“百年
西文化交汇
学发生着深
的精神作品
中华人文学
大师论著、
典，莫不受
着转型时代
以降，中国社
广度都是空
这一转型时
思维角度的
工具及方法
而语。值此
的大好时机，
富、社会、人
衍于民众间
术英华，沉
而为确立中
发扬其原创
大学中国文
愿为中华人
文、史、哲
研究与综合
重，欢迎专
的思想，有
我性登一为然其
“征服自然”
前力度破坏
环境，并迅

人文论丛

1 9 9 8 年 卷



冯天瑜 主编

武汉大学
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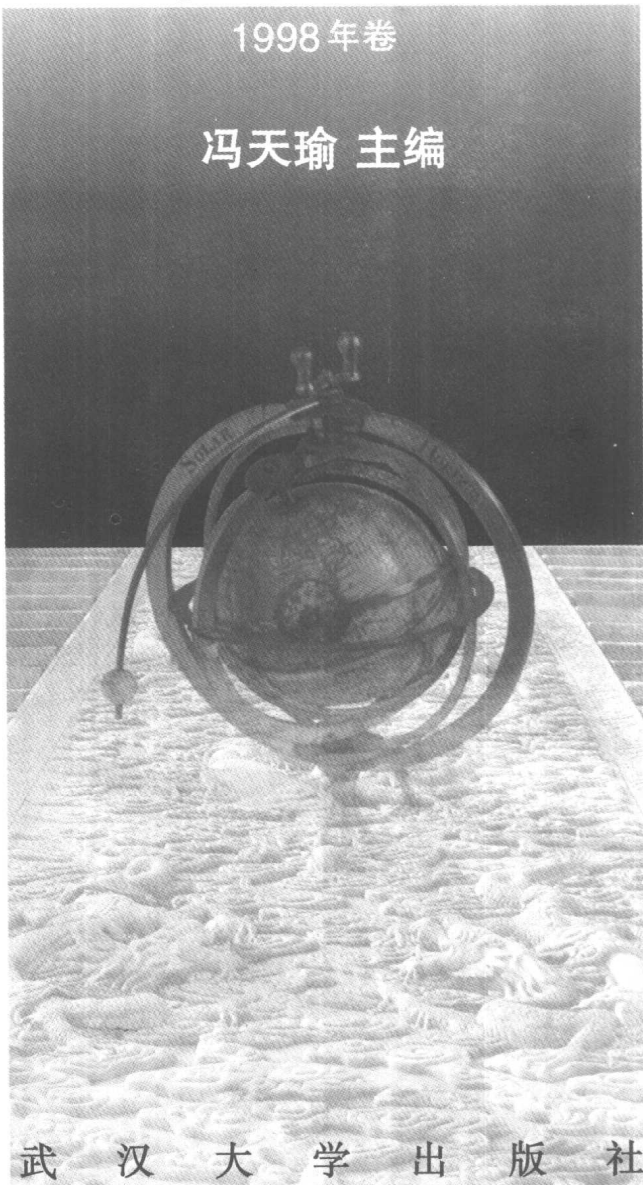
分类号	95.2551
著者号	F528
登录号	34978

Z62

人文论丛

1998年卷

冯天瑜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考古所图书馆



Z003497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论丛: 1998 年卷/冯天瑜主编.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10
ISBN 7-307-02570-1

I 人…
II 冯…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1998. 10
1998. 10
1998. 10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437600 湖北省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5 插页 4

字数: 710 千字 印数: 1—2000

ISBN 7-307-02570-1/C·80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人文论丛》

学术顾问：

石 泉 刘纲纪 朱 雷 杜维明 张正明
陆耀东 饶宗颐 章开沅 萧蓬父 程千帆
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谷川道雄 (Taniga Wamichio)

编委会成员：

王余光 龙泉明 冯天瑜 牟发松 李维武
陈文新 罗国祥 郭齐勇 戴老红

主 编：

冯天瑜

副 主 编：

郭齐勇 陈文新

执行编辑：

杨 华 吴根友 杨逢彬

卷首语

行将与我们拱手揖别的 20 世纪，是一个工具理性空前张大的世纪。古人幻想过的巡天、登月、遁地、潜海，乃至顺风耳、千里眼、一跟斗十万八千里，都在这一百年间变为可由人类操作自如的活生生的事实。然而，现代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其“自我异化”也日益加剧：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当今人类，正以空前力度破坏着自己唯一可居住的星球的环境，并迅速“透支”着应当留给子孙后代享用的资源份额；当今人类在利益这一“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令金钱与权力拜物教扩张领地，导致人性萎缩与畸变。这一切向我们昭示——对于人类的生命意义而言，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它可以提供强大有效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类对于伦理规范、审美情趣、政治理念和终极关怀的需求。于是，时代呼唤人文精神，期盼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协调发展。而作为显性、强势文化，科学技术早已形成无可阻遏的前行势能；以潜隐、软性形态出现的人文文化则较为脆弱，易遭忽视，因而尤其需要用力营建，精心培育，此正所谓“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兴也”。处在两个千年之交，又身历社会及文化转型的中国人，在强化工具理性的同时，应该有此“百年积德”的自觉。

百余年来，中西文化交汇激荡，源远流长的中华人文学发生着深刻的演变。一位先哲说，伟大的精神作品往往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以中华人文学为例，先秦诸子、明清之际诸大师论著、“五四”及后“五四”的学术经典，莫不受转型时代之赐，又深刻反映着转型时代的特征。本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社会及文化现代转型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对于人文学研究而言，这一转型时代所提供的课题的丰富性、思维角度的多样性、学术视野的宽阔性、工具及方法的便捷与新颖，均不可同日而语。值此“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大好时机，中国的人文学者理应面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诸多前沿问题，关注流衍于民众间的社会心理，吸纳中外古今学术英华，沉潜深研，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为确立中国现代文化的自性，恢复并发扬其原创精神，作出应有的贡献。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辑《人文论丛》，愿为中华人文学提供一方园地。这里刊载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学术论文，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兼采，义理、考据、辞章并重，欢迎专精、富创识之作，期盼“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的锐意进展。

卷首语

行将与我们拱手揖别的20世纪，是一个工具理性空前张大的世纪。古人幻想过的巡天、登月、遁地、潜海，乃至顺风耳、千里眼、一跟斗十万八千里，都在这一百年间变为可由人类操作自如的活生生的事实。然而，现代文明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其“自我异化”也日益加剧：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当今人类，正以空前力度破坏着自己唯一可居住的星球的环境，并迅速“透支”着应当留给子孙后代享用的资源份额；当今人类在利益这一“看不见的手”的驱动下，令金钱与权力拜物教扩张领地，导致人性萎缩与畸变。这一切向我们昭示——对于人类的生命意义而言，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它可以提供强大有效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类对于伦理规范、审美情趣、政治理念和终极关怀的需求。于是，时代呼唤人文精神，期盼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协调发展。而作为显性、强势文化，科学技术早已形成无可阻遏的前行势能；以潜隐、软性形态出现的人文文化则较为脆弱，易遭忽视，因而尤其需要用力营建，精心培育，此正所谓“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兴也”。处在两个千年之交，又身历社会及文化转型的中国人，在强化工具理性的同时，应该有此“百年积德”的自觉。

百余年来，中西文化交汇激荡，源远流长的中华人文学发生着深刻的演变。一位先哲说，伟大的精神作品往往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以中华人文学为例，先秦诸子、明清之际诸大师论著、“五四”及后“五四”的学术经典，莫不受转型时代之赐，又深刻反映着转型时代的特征。本世纪7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社会及文化现代转型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对于人文学研究而言，这一转型时代所提供的课题的丰富性、思维角度的多样性、学术视野的宽阔性、工具及方法的便捷与新颖，均不可同日而语。值此“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的大好时机，中国的人文学者理应面对宇宙、社会、人生的诸多前沿问题，关注流衍于民众间的社会心理，汲纳中外古今学术英华，沉潜深研，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为确立中国现代文化的自性，恢复并发扬其原创精神，作出应有的贡献。

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辑《人文论丛》，愿为中华人文学提供一方园地。这里刊载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学术论文，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兼采，义理、考据、辞章并重，欢迎专精、富创识之作，期盼“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的锐意进展。

目 录

卷首语

意识·语言·文化（主体·对象·社会）

——江天骥教授访谈录····· 朱志方（1）

中国人文传统论略····· 冯天瑜（17）

人文·科学·宗教

——唐君毅人文思想研究之一····· 单 波（31）

“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

——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 李工真（45）

人文精神问题讨论综述····· 杨 华（57）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选刊····· 程千帆 程章灿（75）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审美特征

——兼对是时“亦非有意为小说”质疑····· 吴志达（94）

略论魏晋文风嬗变的文化动因····· 熊礼汇（101）

唐代佛学与王维诗歌····· 刘纲纪（119）

日本五山僧侣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引进与传播····· 石观海（124）

礼乐并重与钗黛合一

——兼论扬黛抑钗倾向所反映的社会心理····· 陈文新 欧阳峰（137）

“盐神”与“盐宗”····· 黄惠贤（147）

九店楚日书校读及其相关问题····· 陈 伟（151）

说《皇诰》····· 何德章（165）

《天泉证道纪》之史料价值····· 陈 来（171）

《板桥家书》中的“仁爱”思想····· 吴根友 吴礼奇（179）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与淮军之失势····· 石 泉（186）

论黄遵宪的日本研究····· 钟叔河（212）

五行学说的近代遭遇及现代诠释····· 萧汉明（234）

内藤湖南的中国行

- “内藤湖南与中国”初论 钱婉约 (247)
- “五四”两大核心命题的前缘 昌 切 (264)

近代性，还是现代性？

- 20 世纪中国文学性质漫议 龙泉明 (279)
- 孤独的鲁迅 邓晓芒 (288)
- 心通九镜：唐君毅与道家思想 李维武 (294)
- 冯契对金岳霖本体论思想的转进 郭齐勇 (304)

康德之道德形上学 萧蓬父 (316)**现代道德问题的追问与回应**

- 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普世伦理前景展望 万俊人 (339)
- 人为·理性·实践
- 中西哲学的比较与整合（论纲） 刘清平 (352)

试论中国古籍编撰的特点 曹 之 (364)**《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汉晋若干地理补正（之二） 徐少华 (381)****中华书局点校本正史校勘拾遗 李步嘉 (391)****《明实录》研究论略 谢贵安 (396)****闲斋老人《儒林外史》撰年之我见**

- 兼论《儒林外史》的成书年代 刘良明 (406)
- 梁启超购读《辘轳语》与《书目答问》二书时间考 王心裁 (415)
- 继承文化传统 弘扬藏书精神
- 记“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 蓝 村 (418)

台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丛刊》总序 陈启云 (420)**汉字内容里所蕴含的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

- 《刘瓛小学著作》发微之一 李开金 (426)

海天廖廓立多时

- 读《古代中国与世界》 邵东方 (432)
- 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罗运环 (442)
- 十年来中国企业文化研究述评 薛 毅 (450)

Contents

Foreword

Subjectivity, Linguistic Reference, and Culture

-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iang Tianji Zhu Zhifang(1)

A Brief Discussion of China's Tradition of the Humanities
..... Feng Tianyu(17)

Humanities, Sciences, and Religions

- A Study of Tang Junyi's Concept of the Humanities Shan Bo(31)

"American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 An Elementary Analysis of German Culture Criticism Movement of Weimar
..... Li Gongzhen(45)

A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s Concerning Humane Spirit Issues
..... Yang Hua(57)

Selections from Cheng'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Literature in

Chinese Cheng Qianfan and Cheng Zhangcan(75)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Fictions Describing Ghosts and Other Strange Things Written betwee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Sui Dynasty

- A Query on the Then Statement That "Fictions Are Not Written Intentionally Either"
..... Wu Zhida(94)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Agent Caus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Writing Style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Jin Dynasty
..... Xiong Lihui(101)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m and Wang Wei's poems
..... Liu Gangji(119)

The Introducing and Spreading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by the Japanese Monks during "the Five Temples Age" Following 1192 ~ 1333 Shi Guanhai(124)

Etiquette and Music Are Equally Emphasized, Xue Baochai and Lin Daiyu Are in One

—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Reflected by the Tendency of Praising Lin Daiyu and Depreciating Xue Baochai Chen Wenxin and Ouyang Feng(137)

“Salt God” and “Salt Clan” Huang Huixian(147)

The Revision of a Calendar-like Book Kept at Jiudian, a Place of the Ancient Chu State and Its Relevant Matters Chen Wei(151)

On Imperial Mandates He Dezhang(165)

The Historical Data Value of Tian Quan Zheng Dao Ji’ an Ancient Chinese Book about Philosophy Chen Lai(171)

The Humane Ideas in Zheng Banqiao’s Letters to Home
..... Wu Genyou and Wu Liqi(179)

The Power-and-Influence Losing of Li Hongzhang and His Arm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Shi Quan(186)

On Huang Zunxian’s Study of Japan Zhong Shuhe(212)

The Modern Misfortune and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Five Elements Theory Xiao Hanming(234)

Naitokona’s Tour of China

— A Preliminary Comment on “Naitokona and China” Qian Wanyue(247)

The Predetermining of the May 4th Movements’ Two Major Core Propositions Chang Qie(264)

Modern or Contemporary?

— A Free Comment on the N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s Chinese Literature
..... Long Quanming(279)

Solitary Lu Xun Deng Xiaomang(288)

With the Highest Comprehension in Mind: Tang Junyi and Taoism
..... Li Weiwu(294)

Feng Qi’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o Jin Yuelin’s

Ontology Guo Qiyong(304)

I. Kant's Ethical Metaphysics	Xiao Jiefu(316)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Concerning the Contemporary Morals	
—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of Universal Ethics in Multicultural Dialogues	
.....	Wan Junren(339)
Human Deeds, Reasons, and Practice	
— The Comparison and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An Outline Discussion)	Liu Qingping(352)
A Tentative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n Writing and Compiling China's Ancient Books	Cao Zhi(364)
<u>Chinese History Atlas's</u> Several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about the History before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B)	Xu Shaohua(381)
Additions to the Collated and Revised Edition of China's Biographical-style History Published by China Press(Zhonghua Shuju)	
.....	Li Bujia(391)
A Brief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u>Ming Shi Lu(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Historical Events)</u>	Xie Gui'an(396)
My Opinion of the Year When Xianzhai Laoren(an Idle Old Man in His Study)Wrote" <u>Preface to the Scholars</u> "	
— A Study of the Time When <u>The Scholars</u> Appeared in Book Form	
.....	Liu Liangming(406)
A Research into the Time When Liang Qichao Bought and Read the Two Books <u>The Remarks Made by an Emperor's High-Ranking Official (Youxuanyu)</u> and <u>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n a Booklist</u>	
.....	Wang Xincai(415)
Carry forwar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Adv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Collecting Books	
— A Report on the Tianyige Bibliotheca and China's Book-collecting Culture Symposium	
.....	Lan Cun(418)
Preface to the Publication Series Entitled <u>A Collection of the Writings</u>	

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Culture by Taiwan Qinghua University	
.....	Chen Qiyun(420)
The Ancient Chinese Nations' Cultural Spirit Contain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 A Research into <u>Liu Ze's Works o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u>	
.....	Li Kaijin(426)
What a Long Time, Vast Sea, and High Sky!	
— My Impression of the Book <u>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u>	
.....	Shao Dongfang(432)
Look Back on and Forward to the Studies on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	
.....	Luo Yunhuan(442)
A Reviews of the Studies on China's Enterprise Culture in the Last Decade	
.....	Xue Yi(450)

意识·语言·文化

(主体·对象·社会)*

——江天骥教授访谈录

□ 朱 志 方

朱志方(以下简称“朱”):江老,您最近写了几篇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表达了您对文化研究或文化哲学的基本观点,可否谈一谈您的主要论点,以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更好的了解?

江天骥(以下简称“江”):是的。我想由于文化问题比较复杂,把我的主要论点明确陈述出来,对你们将提供有益的帮助。

理性是创造出来的,是历史地变化的,不同时代、地域、部落、民族、社会的人常用彼此不同的合理性标准来选择、辩护自己的信念与行动。不同的文化领域、宗教、科学、艺术等等适用不同的合理性标准,并没有普遍的理性和在任何场合都适用的合理性标准。

朱:如果说理性是创造出来的,是历史地变化的,那么,理性的创造和变化在西方哲学中有什么表现呢?

江:柏拉图和斯多噶主义把理性看作人对外界实在的秩序百依百顺。笛卡儿反对这种理性观,提出理性是主体的主动创造性。笛卡儿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认为,理性能够摆脱一切偏见和传统的束缚与影响,提供绝对可靠的方法,凭借这些方法,我们能够首先获得知识的稳固基础,进而建立完整的科学大厦。这个科学大厦中的科学知识是客观对象的正确的主观表象,凭借自我反思的能力,我们能够超越自身的历史环境和眼界,认识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于是得到这样的知识。

朱:我觉得,笛卡儿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概念是现代哲学的核心。既然理性使我们能摆脱一切偏见,超越历史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因而能够超越一切文化差异。因此,现代哲学的理性是绝对的、普遍的、适用于一切文化的。

江:你这种说法不是对的。现代哲学是相对于后现代哲学而言的。笛卡儿主义和启蒙

* 该文是江天骥教授近几年来思考的结果,由朱志方教授以访谈录形式整理出来,由江先生亲自修改、审定。

运动的理性概念后来受到许多批评,许多哲学家对理性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并不都是后现代主义者。韦伯、伽达默尔、哈贝马斯都是启蒙运动理性的批评者,但他们都不否定理性,而是重新阐述了理性。

韦伯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同时又严厉地批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力图破坏和根除神话、迷信、幻想和偏见,而韦伯揭露,启蒙运动的一般思想模式与神话相类似。他把“是”和“应是”区别开来,认为科学不论得到多么充分的发展,也不能解决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生问题。韦伯区分了两种合理性,即“用途合理性”(Zweckrationalität)和“价值合理性”(Wertrationalität)。他把启蒙运动的合理叫做用途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侵犯了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威胁着自由、民主、个性和人的生存。

阿多诺把启蒙运动的理性叫做“同一性逻辑”,这种理性总是否定、压制和侵犯差异、特殊性和他者(otherness)。理性的假面具后面其实是对自然、对人的统治和虐待。海德格尔也是这样看待启蒙运动理性的。伽达默尔引进对理性理解的根本变化。在伽达默尔的哲学中,理性与传统、偏见和权威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能够摆脱历史和传统束缚的一种能力,理性是历史理性,是处境中的理性,永远处在传统中并由此获得其特有的力量。这样理性就失去了普遍性,不同文化和传统中的理性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同伽达默尔一样把合理性看成对话和交流的合理性,他认为对话和交流是独特的、中心的和首要的社会行动,其重心不是成功地达到某种目的,而是相互了解。他对启蒙运动持赞赏的态度,认为同一性逻辑和技术统治并不是启蒙运动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是理性时代,过去每一时代都受这样或那样的神话所统治,因此,都被理性打倒了。但理性不会被另一种理性打倒,因此,现代是绝对的。但哈贝马斯所提倡的理性不是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是社会化的理性,沉浸在主体之间和社区之中。

罗蒂对理性也有独特的看法。在罗蒂看来,理性是一件平凡的事情。罗蒂说,合理性并不是一种叫做“理性”的能力,即准确地表象实在的能力,也不是使用或遵守既定的方法,而是心胸开放、有好奇心、依靠说服而不是压服。

朱:后现代哲学家也激烈地批评启蒙运动理性,但他们对理性一般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与伽达默尔、哈贝马斯重新解释理性的态度大不相同。

江:是的。在后现代派眼里,正义比理性更重要。尼采论证,启蒙运动要建立一套符合理性的,因而人人信服、人人遵守的道德规则,但是这个中心计划失败了。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个人通过理性反思的解放伴有巧妙的强制性,它自称拥有真理和客观性,其实这种真理和客观性只不过是掩饰权力关系的假面具。在当代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信念系统和艺术形式都是偶然的和人造的。所以,我们用不着装出一副道貌岸然、严谨认真的样子。冷嘲热讽地搞词汇游戏倒比“追求真理”更有吸引力。利奥塔(F. Lyotard)认为,普遍历史以一神教为依据(单一的超验主义的立场)。他赞成异教的多元论,有多个上帝,多个历史,没有超验的存在。我们必须向现代哲学的总体化大叙述(grand narratives)宣战。本杰明(W. Benjamin)说,没有文明的记录不同时是野蛮状态的记录,一次战役的单独事件在牺牲者眼里与在胜利者眼里是大不相同的。德里达也认为,由于一个文化或社会恰恰由于它自己对自己所叙事态而成为可能,因此,一个控制性或总体化的主叙事体在政治上带有极大的非正义性。

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现代性的文明在另一方面不断地有野蛮状态伴随着。启蒙运动理

性的内部含有致癌的理性主义倾向,这理性主义既可服务于人的解放,亦可服务于法西斯主义。启蒙运动为宗教异端和求解放活动的合理性作辩护,但它本身需要被证明为合理。于是它造成一个被管制的社会,排斥和侮辱异己的因素,迫使人们顺从主导的和中心的单一行为“规范”。启蒙运动就是这样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的。于是,效率和内容贫乏的审美形式变成了理性本身。因此,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并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

哈贝玛斯等现代主义者主张通过对话达到一致是获得真理和解决冲突的途径。德里达和利奥塔等后现代派认为,意见一致不过是政治暴力和非正义的掩饰,现代文化就是企图实行绝对控制或统治。他们宁可要不合逻辑的推论,而不要意见一致。那样子能够避免现今控制和充满我们的哲学和社会存在方式的暴力。后现代派要求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正义。他们相信能够从事于下判断和行正义的具体实例和条件。后现代派的悲观主义导源于这种认识:“正义的”不能公式化;但这种认识也有其积极的方面:“正义的”必须演出和创造。

朱:由于合理性的是制造出来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理性与传统、成见和权威并不对立,也不可分离,因此,如果纯粹从本民族当下的文化传统出发来评价异己文化或原始文化,很可能导致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

江:是的。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根据他们各自的预设和信念去解释异己文化,把其他文化都看做现代西方文化的预备阶段。他们虽然不同于早期人类学和西方殖民地官署合作的文化帝国主义者,但仍然是民族中心主义者。他们把复杂的文化现象过分地简单化了,而且对其他文化的评价过于轻率,因为那些评价并不是以对其他文化的认真解释与理解为依据的。按照解释学的观点,我们永远处于一个文化世界中,处在“我们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中间”。当我们试图理解文化世界时,我们是在同解释以及解释的解释打交道。这就是说,没有原本的文化世界,一切文化都是行动者通过对主体间共有意义的解释构成的。我们要理解原始文化,就要对土人自己对共有意义的解释加以再解释。

朱:在评价异己文化和原始文化时,如果我们拿我们自己的合理性原则作标准,就一定犯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这是否意味着在理解和评价异己文化时,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文化标准呢?

江:以为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化和异己文化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那是非常错误的。当人类学家对异己文化作实地研究时,他面对的难题与解释学者一样:著作者的时代和解释者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文本的意义遭受有意的遮掩和无意的歪曲,著作者是他人因而是陌生的。人类学家的处境也是一样,土人及其生活方式是陌生的。他同土人生活在一起,长期受土人的生活方式的熏陶,能不能达到同土人一样的理解呢?达到这种理解并不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做到这一步。理解异己文化的尝试是两个不同文化的遭遇,研究者自己的文化传统卷入另一个文化传统中,同另一个传统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研究者既理解了另一种文化,同时也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文化。

朱:原始文化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是魔法。原始人以为念几句咒语、做几个动作,就能得到天随人愿的结果。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从科学的角度看,魔法是极其荒唐的。

江：如果你这样评价原始文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把科学当做合理性标准，以为一切文化都要按同样的标准来评价。原始文化中的魔法和现代中国有些人所玩的魔法要以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因为它们的文化处境完全不同。有人评价说原始文化中的魔法是一个假的科学和失败的艺术，这是不恰当的。在这方面，我比较赞同人类学家J.H.M.Beattie的看法。他指出，魔法、宗教仪式的观念和方法与实用的、科学的方法不同，前者含有表达感情的、象征的性质，后者与用途和技术相联系。二者可以在同一思想或行动中结合在一起，但它们蕴含着对经验的不同态度，需要不同的理解。Beattie对原始人的魔法或宗教仪式的理解是：履行仪式者相信这些象征性行动本身有效验，有招致他们所象征的事态的能力，虽然这个信念是错误的，只要它在原始人的信念之中有任何一种可了解的关系，这个信念便是合理的。他认为，不仅仪式中所包含的象征性联系是合理的，而且艺术、音乐与文学中的象征性联系同样是合理的。因此，评价异己文化的关键在于获得比较适合其本身特点的理解，而不是用研究者自己文化的流行观点强加的理解。

朱：从您的谈话中，我认为您是反对用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来做文化研究的，但您并不反对理性。您所提倡的理性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理性。只有看到不同时代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领域有不同的合理性标准，文化评价才不会导致权力压迫和非正义。只有这样的文化评价才是合理的。

江：是的。因此，我比较赞同伽达默尔和哈贝玛斯对理性的理解：

客观实在不是人创造的，但需要通过人的解释才会被认识。未经任何人解释的实在，如果有，也是无法知道的。

朱：世界观往往被当作文化的核心部分。许多哲学家持有实在论的观念，他们相信，对一种文化作评价首先是评定它的集体信念或活动是不是含有关于世界的真理。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原始人的魔法被看作是一个“假的自然规律系统”。您也谈到新波普派的哲学家I.C.Jarvie宣称阿札德人的神谕信念和现代科学家的信念都是理论陈述，因为两者都试图说明世界上的事态。阿札德人的神谕不能经受住批评，因此是错误的，只有弱的合理性。现代科学才有强的合理性。这是把真假（是否符合实在）的评价当作文化评价的标准。

江：实在论者相信世界独立于我们的心灵或认识、信念而存在，认识和信念只有与外部实在相符合才能是真理，这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一种表现。启蒙运动认为真正的知识是科学知识，是符合客观实在的知识。理性本身能够超越传统和时代的束缚，达到关于实在的真理。但是，西方哲学中以符合实在作为真理标准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客观实在是独立于人、独立于文化而存在的。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实在都是经过人的解释的。现代科学只是对实在的多种解释，并不是实在本身。未经解释的本来实在是什么？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的任何回答，已经是一种解释了。

朱：现代哲学中的“实在”或“世界”概念后来受到激烈的批评，理由大概就在这里吧？

江：不完全是这样。现代早期哲学中的“实在”或“世界”并不是实在论者的“实

在”或“世界”，而是主体所面对的实在或世界，是主体哲学构想出来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主体能够操纵、掌握和获得准确知识的世界。在现代早期，处于人心之外而人必须顺从的本来的实在世界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主体所设立的世界。受到尼采和海德格尔严厉批评的就是这个作为主体对象的世界。尼采指出我们所关切的世界是假的，是神话传说，是根据贫乏的观察材料作出的近似估计。它是在流动中的，像在变动状态中的东西，像经常变动但永不接近真理的假象，因为并没有真理。

海德格尔批评了柏拉图和笛卡儿对实在的解释。在柏拉图和笛卡儿的哲学中，实在是主体的对象，完全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所对付的实在事物，于是实在成了有别于日常生活世界、与认知主体相对立的固定不变的事物。这样，世界就变成了“世界图像”(world picture)，认知便成为为了征服世界而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技术取代了睿智，留给我们的只有许多各不相同的理智的和社会的观点(perspectives)，不能够加以协调和综合。所有的世界图像都试图强使实在纳入它自己制造的模式，这就是现代主义的世界。至少从笛卡儿的时候起，主体—客体关系一直被哲学家看做最基本的关系，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于是，“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取代了“我思问题”，成为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构成之时被察觉的。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人已领悟存在。但我们之在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的主体，它不是笛卡儿、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所以，海德格尔把它称做“此在”——Dasein，不称做“我”。它在存在中所处的层次低于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早在《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海德格尔就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正是在客观性表象确实可靠的这个经验中我们成为主体。在笛卡儿那里，人成为第一个真正的主体、基础，同时也成为存在者本身所指向的中心。但此事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世界已成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画像、一个形象。海德格尔指出，世界之成为一个形象和人之为成为存在者中间的一个主体是同一回事。所以依他看来，两个过程是缠在一起的：世界愈益成为一个形象，人便愈益坚持自己是主体；世界愈益广泛和彻底地可作为被征服被利用者，愈益客观地呈现为对象，人便愈益主观起来，即愈益坚持己见，对世界的反思、世界的理论便愈益变成人的理论，变成人类学，无怪仅仅在世界成为一个形象的地方人本主义的影响日增。海德格尔还在《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1946年)中谴责任何停留于人这个存在者，而不回溯到存在本身的哲学为欠缺基础的哲学。海德格尔要排除的显然不是对人作为最具价值的存在者的尊重，而是有些思想家要使这种尊重的伦理观附着于其上的主体，形而上学。

后现代主义者看到，技术使真实和伪造的混淆不分成为可能，从而消除基础主义哲学所必需的这种区别。于是后现代主义者谈到现代“世界”(the modern “world”)便打上括号。

真理是人已经认识的某一片断或场合的实在。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人、教育背景